

談安大簡《秦風》的「四駮孔犀」

駱珍伊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摘要

《毛詩》「駟駮孔阜」，《安大簡》作「四駮孔犀」。原考釋提出「駮」是「駮」的誤書，本文從字形分析，以及秦國尚黑的風俗，來反對此說，並提出「駮」也有可能讀為同樣是驪馬的「𨔵」或「駮」。學者或認為「犀」訛為「保」再通為「阜」，本文亦從字形分析「犀」與「保」不存在訛混問題。

關鍵詞：安大簡、秦風、駟駮孔阜、四駮孔犀

A Discussion of “Si 駮 Kong Chi” in *Qin Feng* collected in Anda Bamboo Slip

Loh Chen-yee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verse “Si 駮 Kong 阜” in *Mao's Poem* is written as “Si 駮 Kong 犀” in Anda Bamboo Slips. The original researcher put forward that “駮” is the miswriting of “駮”. This paper opposes this theory from the analysis of glyphs and the custom of advocating black in the state of Qin, and suggests that “駮” may also be read as “駮” or “駮” which also mean black horse. Scholars may think that “犀” is miswritten as “保” and then read as “阜”.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at there is no confusion between “犀” and “保”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yph.

Keyword: Anda Bamboo Slips, *Qin Feng*, Si 駮 Kong 阜, Si 駮 Kong 犀

一 簡本的「四駘」與今本的「駘駘」

今本《毛詩·秦風·駘駘》首句「駘駘」，《安大簡》寫作「四駘」。原考釋認為「駘」字从馬、戊聲，是「牡」的異體；簡本首章「四駘」與第二章「四駘（牡）」相應；又謂《毛詩》之「駘駘」，可能是「四駘」的誤書。¹

對於《毛詩》之「駘駘」，有學者並不贊成原考釋將其視為簡本「四駘」的誤書，如蔡英傑先生認為「駘」講的是馬的顏色，與「駘（牡）」講馬的性別不同，不能強求劃一。²趙敏俐先生則認為《毛詩》雖多用「四牡」一詞，但也有「四驪」、「四駱」等詞，不能輕斷《毛詩》為誤；又引《鄭風·大叔于田》第一章言「乘乘馬」，第二章言「乘乘黃」，第三章言「乘乘鵠」來證明《詩經》凡是寫「馬」也會在幾章之中變換馬名；又根據《唐石經》、《說文》引詩作「駘駘」；《漢書·地理志下》引詩作「四駘」，³來推論《駘駘》之詩名無誤，故詩文之「駘」字亦不誤，是整理者判斷有誤云云。⁴

珍伊按：《詩經》可以在同一首詩中對同樣的馬從不同的角度去稱呼，但也可以不換稱呼，通觀三百零五篇，二類的數量大致相當。通篇不換稱呼者共十二首，如《周南·卷耳》「我馬」三見、《鄘風·干旄》「良馬」三見、《鄭風·清人》「駘介」三見等等，全篇從頭到尾都用同一個稱呼。⁵

換稱呼的有十一首，換稱呼的原因有兩種，一是為了換韻，如：《陳風·株林》第二章先寫「駕我乘馬」，再寫「乘我乘駒」；《小雅·吉日》首章用「四牡孔阜」，次章用「既差我馬」是為了換韻。即使換韻換稱，仍是同一組馬。另外，《鄭風·大叔于田》三章分言「乘馬」、「乘黃」、「乘鵠」，則是為了疊章換韻，否則叔于田忽而「乘黃」、忽而「乘鵠」，恐怕沒這個道理。《小雅·皇皇者華》第二章說「我馬維駒」，第三至第五章換成「騏」、「駱」、「駟」；《魯頌·有駘》首

¹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01。

² 西南大學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網站，網址：<http://wxs.swu.edu.cn/s/wxs/index52/20191107/3901894.html>，發布日期：2019年10月19-20日。

³ 珍伊案：《漢書·地理志下》引詩作「四駘」而不是「四駘」。參〔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頁1644；〔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38。

⁴ 趙敏俐：〈略說安大簡〈詩經〉文本的若干問題〉，《「古典學的重建：出土文獻與早期中國經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20年），頁48。

⁵ 餘者如《小雅·采芣》「四騏」二見、《小雅·白駒》「白駒」四見、《小雅·裳裳者華》「四駱」二見、《小雅·鴛鴦》「乘馬」二見、《小雅·采芣》「四牡」四見、《小雅·節南山》「四牡」二見、《大雅·烝民》「四牡」三見、《周頌·有客》「馬」二見、《魯頌·泮水》「馬」二見。

章「乘黃」，次章「乘牡」，三章「乘駟」，也都是為了換韻。這三首為了換韻而換稱呼，就詩義而言，一般都以第一次的稱呼為是。










第二個原因是為了強調、誇飾，如：《小雅·六月》「四牡」三見，另外寫「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與《駟驥》一樣，是為了強調訓練四匹驪馬，使之嫻熟奔馳；同樣地，《小雅·車攻》「四牡」四見，另外寫「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也是誇其四匹黃馬嫻習。《小雅·四牡》「四牡」二見，第五章寫「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這些「四驪」、「四黃」、「四駱」都是強調四匹同顏色的馬，比「四牡」更加難得。《大雅·崧高》第四章「王錫申伯，四牡蹻蹻」，第五章「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寫周宣王褒賞申伯，換「四牡」為「路車乘馬」，有極力渲染褒賞的作用。《大雅·韓奕》第二章「四牡奕奕」，第三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與《崧高》相同。《魯頌·駟》寫魯僖公使人牧馬於駟之野，因此全篇馬名繁多，除了「駟駟牡馬」之外，「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有騅有駉，有騂有騄」、「有驪有駉，有騅有騄，有驪有黃，有騅有駉」，強調牧馬有成，馬類繁多。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詩經》同一詩篇中的馬，換不換稱呼，其實比例相當，沒有什麼必然性。









至於趙敏俐先生根據《唐石經》、《說文》與《漢書》所引詩來反駁原考釋，這也不是具有絕對說服力的證據，因為這些材料的年代都不早於漢代，而漢代以後所見的《詩經》文本基本上都不出四家詩。

因此，要否決《毛詩》「駟驥」為《安大簡》「四駢」之誤，除了上引蔡英傑先生所言「驥」與「駢（牡）」是敘述角度不同，以及趙敏俐先生所言《詩經》會在幾章之中變換馬名兩種理由以外，以下本文試從「據周秦漢字形，『驥』與『駢』沒有混訛的可能」及「秦國尚黑的風俗習慣」兩點來進一步補充說明《毛詩》「駟驥」與簡本「四駢」當為板本異文，而非訛字。

（一）據周秦漢字形，「驥」與「駢」沒有混訛的可能

目前甲骨文、金文都未見「驥／鐵」字，只有秦漢文字有「驥／鐵」字：《睡虎地秦簡·雜》23作、《秦》86作、《漢印文字徵》卷十四葉一作、。《說文》「鐵」字篆文作，古文作；「驥」字篆文作；其聲符「戠」篆文作；「戠」的聲符「戠」篆文作。秦漢文字的「戠」，《睡虎地秦簡·

日乙》189作、《馬王堆·天文雜占》3.1作、《說文》篆文作.

甲骨、金文雖然未見「鐵」字，但是有「駢鐵」所从的聲符「戠」。《金文編》2044號有「戠」字，作：（班簋）、（或伯鼎）、（或者鼎）、（或者簋）。另有（叔尸鐘）、（叔尸罍）。郭沫若隸鐘銘之字為「戠」；⁶李學勤〈班簋續考〉隸班簋此字為「戠」，謂從「戠」衍聲的字多讀如「秩」，訓「戠人」為「秩人」，即「積人」，運送糧草的人。⁷金文「戊」字則寫作（吳方彝）、（段簋），與秦漢戊字相近。

不管是金文，還是秦漢文字，「駢／鐵」和其聲符「戠／夷」都不可能跟「駢」和其聲符「戊」訛混，二者字形相去太遠，因此，從古文字來看，「駢」與「駢」二字沒有訛混的可能。訛混誤書的另一個常見原因是同音或音近，「駢」，他結切，上古音屬透紐質部；「駢」从「戊」聲，「戊」，莫候切，上古音屬明紐幽部，二字的上古音也完全沒有通假互用的可能。

（二）秦國「尚黑」的風俗習慣

從秦國的習俗來看，秦國色尚黑。《史記·秦始皇本紀》曰：「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封禪書》曰：「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





夏朝也是尚黑，所以戎事要騎乘黑色的驪馬。《禮記·檀弓上》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鄭玄注：「馬黑色曰驪。」以此推之，同樣尚黑的秦國也應該是「戎事乘驪」，田獵戰爭的馬匹尚黑。今本《秦風·駢駢》寫秦君狩獵而乘「駢駢」，毛傳曰：「駢，驪。」孔疏曰：「驪，黑色。駢者，言其色黑如駢，故為驪也。」據此，「駢」與「驪」同為黑馬。

今本《毛詩》寫作「駢駢」，特別從黑馬的專名來描述，是完全符合「秦風」的習俗的。而且四匹同為黑色的駢馬，也比四匹公馬難得，更值得特別書寫。因此《毛詩》寫「駢駢」，其實比單純地寫「四牡」更能表現秦國尚黑的習俗，其

⁶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31。

⁷ 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81。

文學的表達手法更加細膩與生動。

至於《安大簡》寫作「四駮」，原考釋讀為「四牡」，也有其理。楚簡本來就有「戊」通為「牡」的例證，如《清華叁·說命上》簡4曰「生二戊豕」⁸；《郭店·老子甲》簡34「未知牝戊之合媿怒」⁹；《郭店·六德》簡28「戊麻經」¹⁰，這些「戊」字都讀為「牡」，是楚文字用「戊」為「牡」的例證。《清華叁》的「戊」字寫作：《郭店》寫作、，皆與《安大簡》「駮」的右旁形體相同，可以作為原考釋將「駮」釋為「牡」之異體的補充證據。

但如果以《毛詩》寫作「駮」來反推，則《安大簡》之「駮」似也有作為馬名的可能。

從《毛詩》來看，本詩三章的「駮駮」、「四馬」、「辰牡」要表達的功能是不一樣的。首章的「駮駮」，強調四匹黑馬的珍貴與威武；次章的「辰牡」，則是打獵時虞人所驅趕出來的公獸，因此次章的「牡」並不是指公馬；第三章的「四馬」，強調「馬」的嫺習，因此不特別點出顏色雄雌。¹¹三章「駮駮」、「四馬」、「辰牡」的用字，各有分寸，極為用心。

《安大簡》同篇用「四駮」、「四駮」、「唇牡」，也是三組不同的字。「四駮」、「唇牡」的用法與《毛詩》相同，因此「四駮」的用法，推測有可能也是與《毛詩》相同，表示的是一種秦人喜愛的馬種，跟今本的「駮」一樣，是指稱馬的專名。再從秦國「尚黑」的方向來考慮，則簡本「駮」應該可以讀為「𩇛」或「駮」。¹²《鄭風·大叔于田》的「乘乘𩇛」，毛傳曰：「驪白雜毛曰𩇛。」¹³《爾雅·釋

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122釋文、頁123注16。

⁹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13。

¹⁰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189，注17。

¹¹ 安大簡《秦風·駮駮》第二、三章的次序與《毛詩》相反。從字詞訓詁來看，《詩經》中凡言馬「閑」者，皆用「閑習」之義，而非「悠閒」之義。從《詩經》描寫田獵戰爭的章次慣例來看，簡本的排序也更優於《毛詩》，更能表現秦君配備完善與田獵有獲的得意氣勢。關於本詩的章次討論，詳參拙作：〈談《秦風·駮駮》的章次問題〉《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頁307-317。

¹² 「𩇛」為幫母幽部字；駮从戊聲，「戊」為明母幽部字；駮从矛聲，「矛」為明母幽部字，三字同為唇音幽部字，可以相通。古書从「戊」聲的「茂」字，常與从「矛」聲的「懋、忒」字相通，可作為「駮」通「駮」的例證。參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系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2-103。






¹³ 《釋文》曰：「𩇛音保，依字作𩇛。」見〔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頁164。《爾雅·釋畜》曰：「驪白雜毛，𩇛。」郭璞注：「今之烏驄。」見〔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頁193。

畜》「青驪繁鬣，騄。」郭璞注：「繁鬣，兩被毛，或曰美髦鬣。」¹⁴可見「𩇑」和「騄」都算是「驪」的一種，差別在於前者是雜有白毛的驪馬，後者是有繁鬣的驪馬，而驪馬的主要色調是黑色，與秦國尚黑相合。因此，《安大簡》的「駮」如果讀為「𩇑／騄」，則與《毛詩》的「驪」同樣指驪馬，二者是一組同義異文，沒有訛混錯寫的問題。

二 簡本的「孔犀」與今本的「孔阜」

今本《毛詩》「孔阜」，《安大簡》寫作「孔犀」。原考釋引李家浩先生之說，認為簡本「犀」字當讀為「夷」，跟今本「阜」字同訓為「大」。¹⁵

張新俊先生推測簡本「犀」字和今本「阜」字之間，有「保」字這一個中間環節，理由是：「『保』和『犀』在楚文字中形體相近，『保』與『阜』則古音相近，毛詩作『阜』大概是借『保』為之。」薛培武先生贊同張說，以為李家浩先生之說不妥，並指出「曾子執鼎」中的「下保」有學者認為即「下犀」。顧國林先生以簡本「犀」字从人，故表示張新俊先生之說更優。¹⁶

珍伊案：根據本簡「犀」字从「人」作，未必能判定孰說更優。除了本詩以外，《毛詩·秦風·小戎》的「四牡孔阜」，《安大簡》寫作「駟牡孔犀」，也是今本作「阜」，簡本作「犀」，而該處的「犀」字分明从「尸」寫作（簡47）。因此不管「犀」字从「人」或「尸」，今本與簡本用字不同的異文現象還是存在。再者，本簡的字究竟从「尸」還是从「人」也難說，畢竟楚簡从「尸」與从「人」常常互作，而《安大簡》从「尸」的「居」字寫作（簡113），也寫得與从「人」的「佗」字（簡108）筆畫近似。¹⁷

楚文字中的「保」，雖然左邊的「人」旁也有寫作「尸」旁，但那是極少數的例外。《上博簡》（一至九）裡「保」字總共出現16次，左旁寫成「尸」的僅1見；《清華簡》（壹至拾）裡「保」字總共出現17次，左旁寫成「尸」的僅3見（有2處見於《清華壹·保訓》，但《保訓》書風本就特殊）。所以「保」與「犀」同時从「尸」的幾率不高。¹⁸又，「保」字的形體與「犀」字是有差異的，主要表



¹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頁193。

¹⁵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101。



¹⁶ 西南大學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網站，網址：<http://wxs.swu.edu.cn/s/wxs/index52/20191107/3901894.html>，發布日期：2019年10月19-20日。

¹⁷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265、269。

¹⁸ 《上博簡》「保」字見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現在「屮」右旁「辛」上部寫作, 跟「保」字右旁「呆」上部都寫作的圓環筆畫不同。










		上博簡	清華簡	安大簡
屮	尸旁	 上一·詩論2  上四·曹沫22		 安一·秦風47  安一·秦風47
	彳旁	 上九·史蒞11  上七·吳命7	 清壹·楚居2	
保	尸旁	 上六·季桓子21	 清叁·芮良13	
	人旁	 上八·有皇1	 清叁·說命上5	 安一·召南36  安一·魏風107










何況《安大簡》書手本身並未有將「保」與「屮」訛混的現象，此處「孔屮」的「屮」雖然寫作，左旁寫成「人」形，也跟「保」形寫作完全不一樣。可見戰國時書手對於「屮」、「保」兩字的形體還是分得很清楚的。





再看西周早期到戰國時期的金文，「屮」和「保」的形體區別也很明顯。

	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春秋時期	戰國時期
屮	 季屮簋  御史競簋	 縣改簋  史牆盤  伯頤父鼎	 都公平侯鼎  王子午鼎	 曾侯乙鐘  命瓜君嗣子壺

805-806；另外兩形見於《上博九·舉治王天下》簡29與《邦人不稱》簡8；《上博簡》「屮」字出現二次，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頁2007，與「保」作字形勉強「接近」者僅一例作。

	西周早期	西周中晚期	春秋時期	戰國時期
保	 大盂鼎  亞餘父簋	 縣改簋  史牆盤  辭寇良父壺	 臧孫鐘  沈兒鐘	 楚子匡  陳侯因胄敦

「犀」寫作、，从「尸」；「保」寫作、、，从「人」，兩者形體有別。¹⁹尤其在同一個銅器銘文裡，比如縣改簋（西周中期8·4269）的「犀」寫作、「保」寫作；史牆盤（西周中期16·10175）的「犀」寫作、「保」寫作，兩者分得很清楚，沒有訛混，情況與楚簡一樣。

薛培武先生所舉的春秋銅器曾子軛鼎銘文，辭例為「   







到了秦漢時期，「犀」與「保」就更沒有訛混的可能，因為秦漢時期的「犀」與「保」字形體已經演變得完全不一樣。

¹⁹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1080-1089「保」；頁1201-1202「犀」。

²⁰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5，頁180-181。

²¹ 御簡齋：《曾伯盂壺銘簡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9>，發布日期：2018年1月17日。

	秦文字 ²²	漢文字 ²³
犀 遲 遲	 秦印  秦印	 居延舊55・11  居延舊133・23  居延舊181・1A  居延新EPT5:76A  居延新EPF22:134  銀雀貳・論政992  漢印徵  漢印徵  三公山碑  禮器碑
保	 秦印  秦印  睡虎地・封診式86  嶽麓壹・為吏72  嶽麓壹・為吏1542	 居延舊53・1A  居延新EPT40:206  居延新EPT59:113  武威・日忌2  衡方碑  劉熊碑

秦印文字「犀」寫作而「保」寫作；漢代文字材料未見單獨的「犀」字，基本上都已加上辵旁寫成「遲」，《居延舊簡》「遲」寫作而「保」寫作；《居延新簡》「遲」寫作而「保」寫作，就更沒有字形訛混的可能了。

最後談談押韻的問題。《安大簡・駟騶》寫作「四駟孔犀」，《小戎》寫作「駟

²² 秦印文字參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頁334「犀」、頁304「保」；單曉偉：《秦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352「保」；陳松長等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一叁）文字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頁324「保」。

²³ 參李瑤：《居延舊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109「遲」，頁527「保」；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頁104「遲」，頁576「保」；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出版，1985年），頁720-721「遲」，頁56「保」；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112-113「遲」，頁545-546「保」。

牡孔阜」，「阜」字都沒入韻。但這兩句都在該章的首句，依《詩經》的韻例，這兩句是可以不入韻的。

今本《毛詩》三見「四牡孔阜」，即《小戎》的「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車攻》和《吉日》的「田車既好，四牡孔阜」，這些「阜」字，跟《駟驥》的「駟驥孔阜，六轡在手」的「阜」字都有入韻。就《詩經》的音樂性來說，能入韻當然更好。以此推測，或許《安大簡》的本子比較早，而《毛詩》改成入韻的文字，應該是比較晚的。

總之，《安大簡》的「阜」字，原考釋引李家浩先生之說讀為「夷」，訓為「大」，並沒有不妥之處。簡本「阜」字跟今本「阜」字同訓為「大」，是一組同義異文。四家詩的文本來源，在先秦時期究竟寫成什麼字，目前無可考。今本《毛詩》寫作「阜」，也許是受到其他篇如《小雅·車攻》、《小雅·吉日》「四牡孔阜」的影響，詩文被規整化而將「阜」字改寫成「阜」字，這樣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參考文獻

- 〔漢〕毛 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 〔漢〕班 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 〔晉〕郭 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佐野光一編：《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出版，1985年。
-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李 瑤：《居延舊簡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
- 李學勤：〈班簋續考〉，《古文字研究·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陳松長等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文字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單曉偉：《秦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趙敏俐：〈略說安大簡〈詩經〉文本的若干問題〉，《「古典學的重建：出土文獻與早期中國經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20年。

駱珍伊：〈談《秦風·駟驥》的章次問題〉，《中國文字》二〇二一年夏季號（總第五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21年6月。

御簡齋：《曾伯栳壺銘簡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9>，發布日期：2018年1月17日。

西南大學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網站，網址：<http://wxs.swu.edu.cn/s/wxs/index52/20191107/3901894.html>，發布日期：2019年10月19-20日。